



乌裕尔河畔五家子村 柯尔克孜族研究：

一个有别于新疆柯尔克孜族的族群

The Kirgiz in the Wujiazi Village on the Wuyuer River:
An Ethnic Group Unique from Kirgiz in Xinjiang

于学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乌裕尔河畔五家子村 柯尔克孜族研究：

一个有别于新疆柯尔克孜族的族群

The Kirgiz in the Wujiazi Village on the Wuyuer River
An Ethnic Group Unique from Kirgiz in Xinjiang

于学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裕尔河畔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研究：一个有别于新疆柯尔克孜族的族群 / 于学斌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9

ISBN 978 - 7 - 5161 - 2261 - 7

I. ①乌… II. ①于… III. ①柯尔克孜族—民族历史—研究—克山县
②柯尔克孜族—民族文化—研究—克山县 IV. ①K28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549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72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前言	(1)
五家子柯尔克孜村自然状况	(15)
有关迁徙的记忆:来源问题的本民族解释	(20)
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问题	(24)
先民的历史:迁入黑龙江之前的历史溯源	(44)
新中国成立前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历史	(52)
柯尔克孜族自称、他称及含义	(61)
解放后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政治变迁	(67)
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人口	(78)
传统文化特点及其成因	(90)
传统经济特点	(100)
渔猎生产习俗	(110)
牧业生产习俗	(121)
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129)
居住文化	(147)
饮食文化	(163)
服饰文化	(172)
行旅文化	(181)
家庭和婚姻	(188)
生育制度	(194)
丧葬文化	(201)
人际交往的范式——礼仪习俗	(204)
节日文化	(207)
体育游戏活动	(212)
手工技艺	(218)
母语及其濒危状态	(225)

民间故事	(233)
民歌	(240)
音乐舞蹈	(258)
多元的宗教信仰	(265)
国家的帮扶与生活水平的改善	(288)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改变	(295)
国家背景下的族群认同和文化建构	(301)
文化保护的路径及旅游发展中的文化介入	(310)
结束语:加强民族村档案建设 为民族留下历史记忆	(316)
后记	(322)

前 言

在祖国的东北部松嫩平原乌裕尔河畔有一个小村庄——五家子村，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表面看和东北其他村庄没有什么区别，然而走进村子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独特的村庄，其独特性在于，这里居住着一个民族——柯尔克孜族，五家子村也因为柯尔克孜族聚居在这里而受到中外学术界的瞩目。

提起柯尔克孜族，人们自然联想到新疆、联想到吉尔吉斯斯坦，同时自然会在脑海中发出很多疑问，东北怎么会出柯尔克孜族呢？东北的柯尔克孜族是怎么来的？它和新疆柯尔克孜族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是的，人们的疑问是正常的，不仅普通群众会有这样的问题，即便专家学者也会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也一直在困扰着研究者。

五家子村是黑龙江省唯一以柯尔克孜族为主体的民族村，从清代建村到现在已有 200 余年的历史。200 余年来，柯尔克孜族在这里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为民族的解放和富裕不断奋斗。从种族上来划分，柯尔克孜族属于突厥人种，典型的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形象是“眼睛多数是淡青色或淡褐色……脸型大部分为长瓜脸”^①，这是 20 世纪 40 年代一个日本人对柯尔克孜族形象的描述。然而，由于长时期以来柯尔克孜族同蒙古族、达斡尔族以及汉族一直保持着通婚关系，使得这里的柯尔克孜族已经和当地其他民族长相区别很小，仅有个别几个人尚保持着自己的民族形象。

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富于传奇色彩，他们是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才从遥远的西北阿尔泰山和杭爱山一带迁移到黑龙江的。

黑龙江柯尔克孜族性格顽强，他们长期以来以顽强的意志生存着，并以强烈的民族意识保持着自己民族的独立性。

^① [日] 榎原正人：《访柯尔克孜族》，敖乐奇译，《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 年第 2 期。



长期以来不同民族间的通婚使得柯尔克孜族的长相和其他民族没有了区别，1990年来到这里时发现仅有常国华、韩淑珍等个别几个人的容貌仍然保留着祖先的一些遗传特征。（1990年摄）

我的柯尔克孜族调查和研究历程

大学毕业工作之后才知道在黑龙江省的十个世居少数民族中有一个柯尔克孜族，然而工作之初所知道的也就仅此而已，太具体的概念就没有了。有一次到黑龙江日报社同高一届的校友孙永祥玩耍，一位年岁较大的编辑听说我是民族博物馆搞民族研究的，就和我提起了五家子村，说这个村子住的是柯尔克孜族。当时我还不知道这里有这个民族，我自以为是地认为他说错了，我以为他说的是富裕县友谊乡三家子满族村呢。所以就主观地否定说，不是，富裕县这里有个三家子村，住的是满族。那位编辑疑惑地说：“是吗？”我不知道他是在给我留面子，还是真的不确定。但是我的校友孙永祥可能看出了我的浅薄，那位编辑走后对我说：“回去好好学，别人家问柯尔克孜族时，不知道是咋回事。”事情虽已

经过去 20 余年，但是当时的对话情景历历在目，可能他们二位早已经忘记这回事了，但是我没有忘记，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是机缘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我不太清楚，反正冥冥之中就和柯尔克孜族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次来五家子村近距离接触柯尔克孜族是 1990 年 4 月 20 日，当时的我是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来此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调查柯尔克孜族文化；二是征集柯尔克孜族文物。因为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在柯尔克孜族文物的收集方面还是零，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展览是个空白，为了弥补这个空白，馆里委派我和同事尤文民来到五家子村。一同来这里的还有民族馆的学术顾问魏国忠先生、副馆长贺文章先生，两位先生把我们送到这里后第二天就返回了，我和尤文民在这里住了 20 天（5 月 10 日离开）。回到哈尔滨后，在对调查资料进行整理过程中，感到还有许多内容没有弄明白，于是在同年 10 月我又独自来到五家子村，进行了半个月的调查。

这两次调查得到了村委会的支持和帮助。第一次调查时，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王玉才先生把我和尤文民安排在常国华的家里。常国华一家把东屋腾出来给我们住，村里安排包翠霞女士给我们做伙食饭。4 月的北国大地虽然已经开化，但是仍然很冷，草原上还没有绿色，农民的生活还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但是村里给我们做的伙食饭还是很好的，想尽办法给我们变换花样。同年 10 月独自一人再次来到五家子村进行补充调查时，村委会把我安排住在村西头的大队队部，当时的一个柯尔克孜族年轻人小韩负责我的伙食饭。通过两次调查，在同村民的近距离接触中与村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这里产生了很深的感情，每次出差当火车路过五家子村的时候都会向车外张望，渴望看到熟人、看到我住过的房屋。

这两次调查奠定了我的柯尔克孜族研究之路，通过这两次调查，我对黑龙江柯尔克孜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并在这两次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系列关于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研究论文，发表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对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有关学术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中，《嫩江平原柯尔克孜族农业发展述略》（《北方民族》1993 年第 4 期）对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农业的发展和农业文化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东北柯尔克孜族的演变发展》（《黑龙江日报》1993 年 2 月 1 日第 7 版）对柯尔克孜族的民族文化特点进行了阐述，认为黑龙江柯尔克孜族文化是一种复合型的文化，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广泛汲取了嫩江流域各民族的文化，使得他们的文化东北

化；《东北柯尔克孜族的祖先崇拜》（《民族》1993年第6期）对柯尔克孜族的祖先崇拜习俗进行了介绍；《嫩江流域柯尔克孜族的民歌》（《北方民族》1999年第1期）一文对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民歌进行了分类和具体阐述；《东北柯尔克孜族的渔猎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4期）一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渔猎文化的特点和水平、渔猎生产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东北柯尔克孜族的宗教信仰》（《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全面介绍了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宗教信仰方面的特点和具体内容；《东北柯尔克孜族与各民族的关系和民族文化》（《北方民族》1992年第2期）阐述了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文化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东北柯尔克孜族的民间体育和游戏》（《体育文史》1992年第2期）介绍了流行于民间的体育游戏活动；《东北柯尔克孜族的蛇神崇拜》（《黑龙江史志》1994年第2期）介绍了一种原始的蛇神崇拜；《嫩江流域柯尔克孜族源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3期）一文依据民族学调查资料探讨了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地、来源民族及迁徙原因；《黑龙江富裕县柯尔克孜族来源问题的再认识——读吴元丰〈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考实〉》一文通过档案记载的材料和民族学调查资料综合研究，结合吴元丰先生的研究成果，认为今天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是乾隆二十二年迁入黑龙江的柯尔克孜族的直系后代。2002年在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的支持下出版了《黑龙江柯尔克孜族》一书，这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比较客观、真实反映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著作。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都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产生的，弥补了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研究的不足，填补了许多调查和研究领域的空白，对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009年12月23日陪同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州史志办原主任、柯尔克孜族研究专家贺继宏先生、省农垦管理干部学院原副书记吴占柱先生再次来到五家子村，发现五家子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非昔比，旧貌变新颜。值得欣喜的是，柯尔克孜族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让人悲哀的是，有许多老人已经不在人世，许多旧有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风俗习惯已经见不到了，记忆中的模样也已经找不到痕迹。2010年8月2日为参加这里举办的柯尔克孜族东迁节又一次来到五家子村，这里建起了一座小型陈列馆，专门介绍柯尔克孜族，尽管展出内容还很少，但是毕竟已经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柯尔克孜族历史文化的保护已经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这是令笔者欣慰和高兴的事。



柯尔克孜族文化展览馆的建立意味着柯尔克孜文化的保护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尽管是刚刚起步，内部陈列内容还很少，展览还有待提高，但是毕竟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2011年为了撰写此书，笔者又进行了补充调查，利用五一小长假再次来到五家子村。这次调查得到了富裕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凤梅女士的支持，在她的安排下，由友谊乡主管民族事务的庞凤娟女士把我送到五家子村，五家子村党支部书记范如宇先生把我安排住在常锁老师家。这次调查的侧重点主要是对以前调查不充分的和未进行调查的内容进行补充调查，虽然仅仅在五家子村待了两天（5月1—2日），但是收获颇丰，更为重要的是了解到了许多调查对象的电话，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多次通过电话进行补充调查^①。返回时顺路到富裕县档案局查阅档案资料，得到了档案局的支持。

2011年年底本课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作为国家级课题，笔者感到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了，感到以前的调查和研究还远远不够，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应该继续挖掘。所以接到课题任务后，笔者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查。调查的方法有三种，一种是电话访谈，在2012年多次通过电话采访的方式就有关问题做进一步的调查。二是网络调查。在互联网中利用

^① 1990年来这里时，只有大队队部有一台摇把电话，2009年再来这里，五家子村家家都安装了电话，许多人都有手机，现代化的通信设施给笔者的调查带来了方便，这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腾讯的QQ同友谊乡副乡长范如宇（原为村支书）、五家子村会计王毅翔、食杂店店主王蓓蓓等建立联系。三是实地调查，在2012年8月暑假期间再次来到五家子村（8月4日至8月8日），8日晚10点多搭乘放映队回城的顺路车返回富裕县城。此次调查采取了挨门逐户普查的方式，既有问卷调查，也有深度访谈，除了十六七家因在外地而无法调查外，对在村中的柯尔克孜族的常住家庭进行了地毯式的普查，同时也调查了部分五家子村的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家庭，热心于民族事业的常锁老师领着我挨家走访。离开五家子村后又利用三天时间（8月9—11日，12日9点乘车返哈）到县档案局、民族事务委员会、友谊达斡尔族满族柯尔克孜族乡政府等单位查阅档案资料，档案局的乔念孝副局长、姜品、谭华、民委吴旭英主任，友谊乡范如宇副乡长、王秀芬、尹忠诚给予了大力的协助。通过这些调查，弥补了以前调查的不足，使我对柯尔克孜族历史和文化有了更为全面、具体的认识。改革开放以后五家子村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支持、扶持和指导，也正因为有了这些支持、扶持和指导，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才有了今天的发展进步，所以在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的发展历史上这部分内容是不可或缺的，也是需要大书特书一笔的，对这部分内容的调查得到了富裕县政府副县长李凤梅女士及富裕县政府办公室的帮助。

对五家子村的了解实际上就是了解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因为后来的柯尔克孜族绝大多数都集聚到五家子村，又从五家子村走向其他村子和全国，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是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缩影。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再次提起笔来写一部关于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著作有四个目的，一是弥补遗憾。2002年笔者所著的《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由于时间仓促，对有些问题和篇章结构并没有作认真的思考，仅是将已经发表的文章简单地组织而已。加之调查深入程度不够，所以自感缺憾较多；二是对以前的研究作一个总结。经过近些年的研究，有必要进行一次梳理；三是对近些年来关于柯尔克孜族研究的一些谬误进行纠正；四是对黑龙江和新疆两部分柯尔克孜族的文化作一个简单的、粗线条的比较。

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是与新疆柯尔克孜族迥然不同的族群，虽然笔者多次强调两部分柯尔克孜族的文化有很大不同，这种观点也影响了很多人，但是近几年出版的关于柯尔克孜族的书籍和文章由于缺乏调查和研究

仍然有许多混同现象，张冠李戴现象比较严重。有必要在柯尔克孜族的研究问题上“拨乱反正”。

目前学术界对两者的比较研究仅见于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比较，胡振华先生曾经发表文章进行了比较；二是民歌比较，李需民先生曾经撰文进行了比较。除此之外，笔者在所发表的文章中也进行了相关的比较。但是从整体上还没人进行全面的比较和阐释，加之对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研究不足，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对两部分柯尔克孜族混同现象比较严重。笔者认为，在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研究过程中不能牵强附会，否则想当然地抄书本，必然产生与事实不相符的结论。本书在研究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的基础上对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和新疆柯尔克孜族的文化进行简单的比较，找出两者的差别所在。这本小册子的出版目的之一就是“正视听”，还历史本来面目，这是本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参观了五家子村和七家子村后，感触较多，两个民族村目前都在利用柯尔克孜族打造文化形象，举办了有关柯尔克孜族展览、树立具有象征意义的柯尔克孜族符号，但是所举办的展览和所开发的旅游项目存在两个共性问题，一是没有把新疆和黑龙江两部分柯尔克孜族区分开；二是主要展示内容是新疆柯尔克孜族文化。在同当地政府领导的对话中也了解到，在当地所要开发的民俗旅游项目中主要要展示新疆柯尔克孜族风情。笔者认为，这种展示和文化开发不妥，如此展示和开发有两个不良后果，一是浪费人力物力，副作用很大，因为脱离地域和民族环境费力搞出的西域风情不可能营造出西域氛围，所开发的项目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力物力的浪费；二是以保护民族文化名义所作的“保护”和“开发”实际是破坏文化，外地游客甚至包括来此调研的学者参观后会认为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就是这样，张冠李戴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是对历史的篡改，长此以往，以讹传讹，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本书会告诉读者黑龙江的柯尔克孜族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展示过程中应该展示什么，这是本书的社会价值和应用价值所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五家子村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方式、传统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娱乐方式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抢救和保护、记录和研究就成为文化工作者身上肩负的神圣的历史使命，本课题尽最大努力搜集和挖掘、整理柯尔克孜族的传统文化，使之作为历史资料永远地传承下去，这是本课题的历史价值所在。

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学术研究史回顾

在进入研究之前有必要对学术发展史进行一次梳理。以往对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年以前即东北解放以前的调查和研究，第二阶段是1945年东北解放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前的研究，第三阶段是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直至现在的研究。

第一阶段是初步调查阶段，仅有日本人榎原正人的一份调查报告。日本人榎原正人于伪满康德十一年（1944年）7月来到五家子村和依克明安旗，调查之后撰写了一篇调查报告「キルギース族を訪ねて」（《访吉尔吉斯族》），发表于《北方圈》1945年5月号第54—62页，对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人口、分布、民族关系、宗教、饮食起居、生产等情况进行了简要的记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调查。该文由敖乐奇先生翻译成汉文，以《访柯尔克孜族》为题发表在《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年第2期上。

榎原正人在其报告中说，在他来五家子村之前，有一个叫田村的日本人也曾写过一篇关于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的文章，发表在《齐齐哈尔日报》上，榎原正人是根据这篇文章的描述线索以及采访田村之后了解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并因此有了到五家子村作进一步调查的动议。

第二阶段是资料积累阶段。这一时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产生了两个今天研究柯尔克孜族不能回避的成果，一个是时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当时省会在齐齐哈尔市）主席于毅夫撰写的调查报告《嫩江草原的吉尔吉斯人及其爱国增产计划》，这份调查报告写成于1952年，报告中说：此次调查是贯彻落实青岛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实际行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于1951年12月，会上周恩来总理宣布了党中央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单一民族成分的鉴别和确认以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设想。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于毅夫在1952年3月组成了一个五人调查组，这五人分别是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刘忠波、省人民政府文教厅科长张级辉、蒙古师范学校教员卜林（达斡尔族，伪满建国大学毕业）、行政干部学校张亨守（朝鲜族）、富裕县三区副区长吴兴（吉尔吉斯族），由文教厅科长张级辉带队，4月进驻五家子村，在五家子村调查了12天。除此之外，他们还扛着行李步行走访了雅州、吉斯保、塔哈、十五里岗、登科、七家子、集

团部落、小榆树、大泉子、富海等屯。关于这次调查，民间是这样传说的：1945年苏联红军中的吉尔吉斯士兵发现了五家子村存在柯尔克孜族，继而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省政府，省政府听到这一报告后派人到这里调查。是否属实无从考证，民间都这么传说。不过，后来根据卜林回忆，此次调查确实是为了搞清柯尔克孜族的民族成分，因为在此之前政府一直将其称为蒙古族。调查组进村后，一方面进行民族工作，另一方面从事民族调查工作。5月1日于毅夫先生来到五家子村，据卜林先生回忆，于毅夫是坐着平板马车来的，当时的交通条件就是这样，平板马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了。于毅夫先生在富裕县下火车后，谢绝了县政府在县里过“五一”的挽留，马不停蹄，在县委书记陈俊生等七八位县领导的陪同下，顶着八九级的大风，当天就赶到五家子村，不足13千米的路程足足走了5个小时。由于八九级的大风刮个不停，所以村里不能生火做饭，直到下午3点风势才有所减弱，此时所有人都已经饿了9个多小时，因为从5点多下车就一直没吃饭。村干部要买一头肥猪招待于毅夫一行，于毅夫先生原则性非常强，听后摆手谢绝，说：“我是庄稼院出身的人，水饭大酱大葱曲菜菜能吃饱肚子。”并说不能劳民伤财是党的一条铁的纪律^①。之所以在此较为详细地介绍这段历史，原因就在于这段历史、这样的国家干部太感人，是需要我们重新拾起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于毅夫和调查组一行住在五保户老吴家。根据大家的调查，5月2日晚于毅夫先生挑灯夜战，一直写到次日凌晨4点，写成了一篇近2万字的调查报告《嫩江草原的吉尔吉斯人和爱国增产计划》，发表在5月4日的《黑龙江日报》上，《黑龙江民族丛刊》1985年第2期以《嫩江草原的吉尔吉斯人》为题进行了转载。该调查报告对柯尔克孜族的历史、文化、风俗、宗教、生产、生活等方面进行了简要的记述。虽然较为简单，但是非常珍贵，是我们今天研究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重要线索和依据。该次调查从前期准备到结束一共进行了1个月的时间。于毅夫及其他的调查团队对于柯尔克孜族族名的确立（当时叫吉尔吉斯）、民族文化的搜集和记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没有于毅夫及其团队的工作，可能后面关于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一切研究都无从谈起。

第二个重要成果是1958年的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次调查是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安排组织进行的。根据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关于

^① 卜林：《回忆富裕县吉尔吉斯调查工作的前前后后》，见吴占柱主编《乌裕尔河畔的柯尔克孜人》，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首先调查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所有制和阶级情况，然后尽可能收集历史发展资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进而对各民族历史作系统的研究”的方针，开展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调查由黑龙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负责，1958年9—11月间，黑龙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刘庆喜、高文德、哈丹布和、魏国忠等四名同志在五家子村进行了为时一个多月的调查。1963年1月，调查报告油印刊行，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将这份报告同其他地方柯尔克孜族的调查报告结集出版为《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2009年民族出版社重新修订后再版。这次调查是在于毅夫主席调查的基础上的进一步调查，报告中吸收了许多于毅夫调查组的调查成果，但详尽、丰实了许多。

今天看来，这一阶段所取得的成果是非常难得的。时过境迁，当笔者再次就有关问题进行补充调查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或者根本不知道了。当年的调查者有的已经不在人世，有的因为时间太久已经无法回忆当年的情形。

第三阶段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直至现在的深入研究阶段。“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柯尔克孜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停止，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才恢复了民族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直至今日的研究的共同特点是，研究多为作者出于各自的学术兴趣而进行研究。这一时期是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语言研究。最早对五家子村柯尔克孜族语言进行关注的是苏联的突厥学家P.捷尼舍夫，20世纪50年代，他作为专家应邀来我国在中央民族学院讲课，根据胡振华先生提供的语言材料，撰写了一篇《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富裕县柯尔克孜族的语言》，发表于苏联学术刊物《语言学问题》（俄文）1966年第1期上，文章认为，黑龙江柯尔克孜族语言很有研究价值。这是第一次对柯尔克孜族语言的专门研究，也是在世界语言学界首次介绍我国黑龙江省富裕县柯尔克孜族语言^①。接下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而进入了沉寂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突破。1980年六七月份，胡振华先生深入到五家子村、七家子村两个柯尔克孜族聚居点，进行语言调查，撰写了《黑龙江省富裕县柯尔克孜族语言调查报告》，对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语言作了系统的阐释。胡振华先生

^① 胡振华：《有关黑龙江省柯尔克孜族的部分语言材料》，《民族语文》1996年第5期。

根据自己的调查又分别发表了《黑龙江省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及其语言的主要特点》、《东北柯尔克孜语语音概述》、《有关黑龙江省柯尔克孜族的部分语言材料》等论文，还同法国柯尔克孜语研究方面的专家格·依玛额合作，以《富裕柯尔克孜族》(Fu-yü Kirgis: A Tentative Description of The Easternmost Turkic Language) 为名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亚细亚研究所油印出版。胡振华先生在黑龙江柯尔克孜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和宣传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在柯尔克孜族语言的抢救、保护和记录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二方面是关于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历史的研究。在历史研究方面，对柯尔克孜族迁入黑龙江的时间问题关注最多。参与该讨论的学者有朱国忱、张泰湘、吴元丰、吴占柱、波·少布、吴春娟以及笔者本人，以吴元丰先生取得的成绩最大。依时间顺序先后发表的文章有朱国忱先生的《关于富裕境内柯尔克孜族的迁徙原因、年代和路线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年第1期)，张泰湘先生等的《来自叶尼塞河畔的黑龙江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1期)，杨志军、于学斌的《嫩江流域柯尔克孜族源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3期)，吴元丰先生的《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考实》(《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1期)，吴春娟女士的《试释清代黑龙江柯尔克孜族》(《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3期)，于学斌的《黑龙江富裕县柯尔克孜族来源问题的再认识——读吴元丰〈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考实〉》(2003年柯尔克孜族东迁问题研究讨论会)，吴占柱先生的《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由来》(《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6期)，少布先生的《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述略》(《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3期)。这些文章的具体内容和学术观点、学术价值将在以下正文中列专门的章节加以介绍和评价。

第三方面是关于文化的研究。在这方面，笔者用力较多，做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在文化的诸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和整理，这些工作都带有抢救的性质，是对于毅夫先生调查报告和1958年社会历史调查的丰富和发展，这些传统文化如果不抢救，以后真的就无人知晓了。提出了黑龙江柯尔克孜族文化有别于新疆柯尔克孜族文化以及在文化的诸方面已经东北化的观点，这一学术观点既是笔者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研究的成果，也是研究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理论基础。在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方面，李需民先生的《东北柯尔克孜族民歌特点试析》一文对柯尔克孜族音乐的特点进行了阐释，马维新主编的《黑龙江柯尔克孜族民间文艺》比较全面